



上海的 SHANGHAI MEMORABILIA 風花雪月

陳丹燕 著

「上海三部曲」總序

非虛構的作品「上海三部曲」寫在上海作為中國東海海岸線上最重要的舊通商口岸城市，從將近四十年的沉寂中漸漸醒來之際。我在上海舊法國租界夏季到處都是梧桐樹蔭的街道長大，但第一次理解我們多年失修的老房子，多年疏於照顧的花園不光是頹唐的城區，也是浪漫的城市象徵，竟然是從一個從台北來上海觀光的編輯的指點之下。我記得自己當時陪這位一定要看看張愛玲生活過的城市的編輯，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還借給他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我們一起在安靜的武康路上慢慢騎行，路過漆黑一團的世界小學，那是我練習合唱的地方，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高錕上小學的學堂。世界小學旁邊的硤石小路通向了畫家陳逸飛的家。武康路是一條通向南洋公學的舊馬路，追根溯源這條路的來源，就遇見了一位 1887 年來到上海的，名叫福開森的傳教士。

從我學會騎腳踏車的 11 歲起，我有許多機會慢慢騎着一輛舊女式腳踏車，做這樣的城市漫遊，這就是「上海三部曲」的寫作基礎。16 歲左右，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單反相機和第一套暗房設備，放相機，切出相紙花邊的切紙機以及相片上光機，拍照和沖曬就是我的愛好。我想這就是「上海三部曲」會用大量照片的緣故。我熱衷於發現照片中被攝影者聚焦時忽視的細節，以及這些自然而然存在的細節闡釋出的，這張相片的意義所在。

當《上海的風花雪月》出版，正遇到了中國開始三十年的城市化進程。作為一個有着廣袤農村的國家，人們對城市的面貌和歷史，在城市生活的人們以及他們的心靈突然有了真實的好奇與興趣，這是「上海三部曲」能保持將近三十年的暢銷和長銷的原因，自然，也是它們的運氣。《上海的金枝玉葉》與《上海的紅顏遺事》兩本傳記也是建立在《上海的風花雪月》的地理範圍裏，只是它們更關注了在那裏生活多年，並在那裏去世的人，那非凡的女人。

中國在飛速發展，上海也在飛速發展，這就是《上海的風花雪月》每過五年，都會在每個章節的末尾補記一篇的原因，這五年裏，每個章節記錄的建築，街道，人物，咖啡館，城市風物，都會有變化，有時候變化來得如此戲劇性，用滄海桑田來形容也不為聳動。讓我吃驚的，還有我寫的上海人物。二十年後，我為《上海的風花雪月》做新的修訂版，突然發現我選擇的人物和新的城市事件，從對歷史的追尋，對老一輩人精神生活的整理和呈現，變為對現狀的記錄，對小一輩人精神面貌的刻畫。以我這樣一個三十年關心這幾個街區的作家，居然也看到了歷史如何向前而去的足印。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作家最大的運氣了。

今日，「上海三部曲」的香港版即將出版，我一直相信，香港和上海同為口岸城市，心曲必然相通。就像在上海與香港，從來流傳着許多彼此城市與人的故事，這是兩個從未陌生的城市。我願「上海三部曲」在香港獲得它的知音。

陳丹燕

2025年4月 於上海



上海不是一個單純溫厚之地，它總是充滿生機，衝突，矛盾與野心。它不曾清高避世，或鏗鏘激昂，但它的風花雪月裏卻遍佈小而堅實的隱喻，它的十字路口倒映着無數過去與未來，以及多重的現在。



SHANGHAI MEMORABILIA



CONTENTS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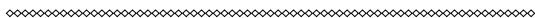
一 咖啡館

- 002- 時代咖啡館
- 010- 1931'S 咖啡館
- 016- 裘德的酒館
- 022- 愛爾蘭酒館
- 029- 白髮蒼蒼的及時行樂
- 035- 1997-2007，咖啡館十年記
- 041- 2008-2015，咖啡館再八年記
- 049- 2016-2020，咖啡館新記：關於咖啡館的閒談



二 房屋

- 060- 張愛玲的公寓
- 068- 顏文梁的客廳
- 076- 江青的房間
- 086- 舊屋
- 092- 1993年上海大拆屋
- 095- 懷舊的理由
- 104- 1997-2007，房屋十年記
- 118- 2008-2015，房屋再八年記
- 129- 2016-2020，房屋新記：賀友直舊居，1:20的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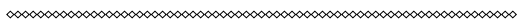
三 街道

- 152- 上海法國城
- 162- 有普希金像的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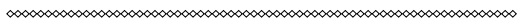


- 170- 外灘的三輪車
182- 華亭路
198- 福佑路舊貨街
204- 弄堂裏的春光
212- 1997—2007，街道十年記
224- 2008—2015，街道再八年記
234- 2016—2020，街道新記：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



四 城市

- 260- 聖彼得堡與上海：紅色都市的浪漫
268- 巴黎與上海：不夜之城的紅唇
275- 紐約與上海：移民都市的自由
282- 1997—2007，城市十年記
296- 2008—2015，城市再八年記
311- 2016—2020，城市新記：碼頭城市的血緣
319- 2004—2024，港口的田野調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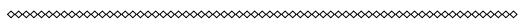
五 人群

- 364- 上海女子的相剋相生之地
373- 慾望的車站
379- 街心花園的舞蹈者
383- 上海美容院
387- 過年回家
390- 星期二晚上的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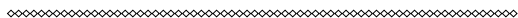


- 399- 上海的狐步舞
407- 白皮書時代的往事
423- 1997—2007，人群十年記
428- 2008—2015，人群再八年記
434- 2016—2020，人群新記：爬上高樓



六 肖像

- 460- 張可女士
475- 皮克夫人
483- 郭家小姐
502- 王家妹妹
510- 傳教士的私人相冊
520- 上海人杜爾納
530- 1997—2007，肖像十年記
537- 2008—2015，肖像再八年記
555- 2016—2020，肖像新記：袁筱一



跋和其他

- 562- 跋一（1998年）
564- 跋二（2007年）
566- 跋三（2015年）
568- 跋四（2020年）
572- 地圖星標誌的說明





* SHANGHAI MEMORABILIA *

Part One

CAFE



咖啡館



時代咖啡館

這個咖啡館在上海人最喜歡的淮海中路上，四周有老牌的西點店，有最貴的百貨店，樓裏面有長長的電動扶梯，一路上去，還沒有到地面的時候，先就看到了從外國來的那些閃閃發光的東西，店面裏還有輕輕的音樂。還有許多門面看上去不錯、價錢公道、貨色也算時髦的店鋪，是上海精明的年輕女孩子最常去的地方。她們約一兩個好友，一家家店鋪看下來，和店員講講價錢，看中了了的，也會大包小包地買回來，走累了，常常就看到了這家咖啡館——從前是一家電影院，後來改裝成一個娛樂總會，二樓就是一個咖啡館，有電影院那麼大的一家咖啡館，還分了兩層樓，四個座的小長桌子，看上去很小。一走進去的時候，都覺得自己是走到一個開舞會的地方。

那是個上海市民的咖啡館，是那種流傳着「好男不上班，好女嫁老闆」的上海人去會朋友、談生意的地方。他們都有點改變自己原來生活的志向，也都切切實實地做出過努力，而且也有了最初的進步，要不然，他們也不能在下午1點以後，穿着上海灘上時髦的衣服，畫好了眉毛，手裏握着一個大哥大，皮鞋亮亮的來喝咖啡；也不能在走進門來的那一刻全身都是得意而精明的神氣。

這咖啡館的咖啡十五塊一杯，還有果汁和東南亞進口來的水果茶，二十五塊錢。要是到一份炸雞翅、炸薯條、時代炒飯連湯、三明治或者麵條甚麼的，可以飽飽地吃一頓飯了。比起來，它們是貴了一點，可沒有過分。

這地方輕輕地響着音樂，外國輕音樂，柔和的，有一點異鄉情調，但不先鋒。年輕的領台小姐恭謙而不俗，你不理她，她也對你一聲聲地問着好。桌子上的番茄沙司是進口的，小舞台上的白色鋼琴能自動演奏輕音樂，看上去很有一點洋派。這裏的客人是喜歡有一點洋派的東西，包括這裏暖暖的咖啡香，都讓人想到一點點的與本土中國的不同，但也沒有洋派到溫和的中國胃不能接受。這就是上海的氣息，讓上海弄堂裏的人走遍中國都要懷念的氣息。客人也都體體面面，有些閒錢又積極進取的樣子，可又不高貴逼人。

大玻璃牆對着街口，靠窗的小桌子是客人最喜歡的位子。隔着不停地晃動的黃銅大鐘擺，能看到淮海中路上衣着光鮮的人們，從對面的大百貨店出來了，進去了。那黃銅大鐘，據說是改建的時候專門從美國定做來的，有四層樓那麼高，很是氣派。外面的人也能站在對街，看到鐘擺後面的人，隔着大玻璃也能看到他們在那裏閒神定氣地享受着他們的生活。

上海的市民常常有着兩種生活，一種是面向大街的生活，每個人都收拾得體體面面，紋絲不亂，豐衣足食的樣子，看上去，生活得真是得意而幸福。商店也是這樣，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閃爍，笑臉相迎，樣樣東西都亮閃閃的，接受別人目光的考驗。而背着大街的弄堂後門，堆着沒有拆包的貨物，走過來上班的店員，窄小的過道上牆都是黑的，被人的衣服擦得發亮。小姐還沒有梳妝好，吃到一



1990年代的巴黎大戲院原址，由1949年從上海逃亡台灣、後去美國經商的上海人投資改建，取名為時代公司。巴黎大戲院前的小梧桐樹已長成參天大樹，雪弗萊車轉眼成了德國的大眾車，從前的《人猿泰山》也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從前前廳小吃部裏的咖啡桌現在成了兩層樓的整整一個大廳：時代咖啡館，從美國定製來的黃銅大鐘擺慢慢擺動，已經完全把從1949年到1992年之間的近五十年輕輕略去。（攝影：陳丹燕，1992年）



1940年代的巴黎大戲院，曾經是當時好萊塢新片在上海的一個重要放映點，好萊塢新片出品兩週後就在這裏上演。日本和東南亞的富人為趕美國時髦，常飛來上海，夜宿霞飛路，為看一個夜場電影，香艷雲衫，在入夜時分雲集電影院的前廳。（攝影：佚名，1940年代）

半的菜饅頭上留着擦上去的口紅印子。而人呢，第二種生活是在弄堂裏的，私人家裏的，穿家常衣服，頭上做了花花綠綠的髮捲，利落地把家裏的小塊地毯掛到梧桐樹上打灰，到底覺得吸塵器弄不清爽。男人們圍着花圍裙洗碗，他們有一點好，手不那麼怕洗潔精的損傷，所以家裏的碗總是他們洗的。

上海市民真正的生活，是在大玻璃牆和黃銅的美國鐘擺後面的，不過，他們不喜歡別人看到他們真實的生活，那是他們隱私的空間，也是他們的自尊。

常常有這樣的說法，一個城市的咖啡館，就像這個城市的起居室一樣。

下午1點以後，時代咖啡館的小姐們都知道要忙起來了。過夜生活，上午在家裏睡覺的先生和小姐，上午處理了小公司的業務，下午開始和客戶談判的總經理們，上午逛了公司，現在準備歇腳的漂亮年輕的女人們，陸陸續續就要來了。

小姐們是來吃飯聊天的，一張張臉都漂亮，出手也大方，許多人都能抽煙，樣子也好看，不像風塵女那麼妖嬈，也不像知識女人那麼自命不凡，她們不過分，也不土氣，那才是弄堂裏有父母教訓的女孩子，住在亭子間裏乾乾淨淨的小木床上的女孩子的做派，這樣的小姐正在穩紮穩打地建設自己的新生活，絕對要比自己家的那條弄堂高級的新生活。

要是那樣的年輕女孩子正坐在你的對面，你有機會看到她們柔和的臉上，有一種精明和堅忍的神情，像最新鮮的牛皮糖那樣，幾乎百折不撓。

先生們常常是在這裏談生意，瘦瘦的人，注意着自己的儀表，把



現在上海人晚上愛去消遣的地方，門票六十五元，你可以用付出的六十五元點小吃和飲品。天天晚上，在「時代」都人滿為患，小姐們要小跑着服務。（攝影：陳丹燕，1992年）

大哥大放在離自己手邊近的桌子上，有時候它也是一種身價。上海弄堂裏的人都懂得，家裏有十萬，才可以動用五萬來冒險。銀行裏絕對要存好一家人防身的錢。他們把名片拿出來，大都是甚麼國際貿易公司的總經理，只是那是間小公司，辦公室是在居民區的幾號幾室裏，電話和傳真接在一根電話線上。他們懂得找一家看得上的咖啡館和人談生意遠遠比自己租一間面子上過得去的辦公室合算得多。在咖啡館裏，你佔一張桌子一下午，不過是幾杯咖啡的錢。

這也是弄堂裏男孩子制約而有野心的生活培養出來的心計，也是穩紮穩打的。

下午正對着淮海路的那一層，小姐會把談生意的先生們有意識地領到那裏去，那裏煙霧瀰漫，大哥大的電話鈴聲和 Call 機的叫聲此起彼伏，有人大聲地說服別人做成那樁拆資的買賣，有人在為別人的一輛摩托車估價，還有人在問移民加拿大的價錢，好像都是不小的生意，他們的臉也是不動聲色地激動着。

也有真的沒有甚麼目的、只是在一起會朋友的人，男男女女一起來的，看起來是老相識的了。頭髮都是從美髮廳裏整理過的，穿得也正式，讓人想起從前五月一日放假的時候，從弄堂裏走出來的回娘家的一家人，簇簇新的人，第一粒鈕扣也小心地扣好了，自己可真的不想給自己抹黑。他們常常開始點自己吃的東西時就打趣侍應生了，因為他們不想讓自己那麼隆重。那時候男人稍微派頭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都也不過分，大家彼此配合，誰也不拆誰的台，禮尚往來。

他們一面吃，一面說着自己的生活，在哪裏買了三室兩廳的房子，孩子送到了哪個私立學校裏讀書，不是住宿制的，那種貴族學校實際上是宰真正的暴發戶的，只有那種從貧民窟裏出來的人，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裏去；自己在甚麼地方做生意，前不久到澳門去賭了一次，輸得不多，三萬人民幣……

他們常常在這裏遇到自己的熟朋友，那時他們彼此大聲招呼着，有時也拼台子坐坐，人多了，女人們就一堆說甚麼地方的衣服好看，到甚麼地方去做臉，小姐整整為你按摩四十分鐘，不像有的地方看上去花架子不錯，可不合算。

時代咖啡館的下午，常常有一個胖胖的男人，戴着金絲邊的眼鏡，笑容可掬的，身邊的椅子上放着他拿來的幾隻印着大百貨店名的塑料袋袋，裏面放着意大利的皮具，瑞士的新款錶，法國的香水，他把每一樣東西拿出一樣來，給他眼熟的客人們送去，每一樣東西都是不可思議的便宜，因為那是假貨，當然做得好，像真的一樣，只是不經久，用上一兩季，一定敗壞。

他是受這裏客人歡迎的人，許多人和他相熟，就像弄堂裏從前補碗的那個人，大家對他沒有甚麼可矜持的，只是推心置腹。他的笑眼裏，除了生意人的和氣以外，還有賣假貨的人對買主藏而不露的審度。誰也不用在他面前擺譜，大家都是假貨朋友，靠它撐門面、討生活的人。

他只要一來，時代咖啡館裏馬上就有一種回到弄堂的輕鬆和實際，虛榮和精明，進取和穩健。他把這裏看上去形形色色的人都串起來了，就像在淮海路的一條大弄堂裏，星期天時候的情形一樣。說起來，時代咖啡館是一個淮海中路上的弄堂的起居室。

1931'S 咖啡館

一進去，最先聽到咿咿呀呀的音樂聲，唱針在密紋唱片上軋到了細塵，撲撲地響。那是周璇的細嗓子，像一根細而堅韌的尼龍線，勒到你雙手出血也不會被拉斷的，柔弱而頑強地把六十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

然後才看到瘦瘦的一個小姐，穿着齊膝的藍色改良旗袍，披着一件短而窄的家織開絲米毛衣，清清爽爽地迎上來。她有老式的短髮，張愛玲時代的那種市井的細長眼睛，浙江人的那種大鼻子，還有蒼白的面色。她從房間暗處走出來，那種幽暗，因為梧桐樹的大葉子遮了光，因為上海多雲的天氣，因為老房子那不見陽光的朝向。裏面的木頭櫃台上，開着一盞小小的台燈。

要是午後去，沒有甚麼人，她總把你引到最亮的那張桌子上去。靠街面的那堵牆，用了一塊大玻璃，是全屋子最亮的地方，放着小圓桌子，鋪着洋布。坐在桌前，可以看到門前的大棵梧桐樹，還有窄的人行道。

要是你沒甚麼主意，她常常會推薦你喝老上海鹽汽水，要是 3 點鐘了，她就說，還有一種薺菜肉絲炒年糕也是好吃的，或者吃五香茶葉蛋加豆腐乾。這裏也有咖啡和蛋糕，1931 年熱朱古力，還有簡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特別是那些梧桐樹深處的小街，遠離開商業區和黃金地段的地方，到處可以看到老房子頂上的石碑，和石碑上沒有落盡的浮雕。1931年，那是一個上海年輕人從不了解、中學和大學的歷史書也不教授的上海故事，可是在那裏，許多人看到了雕在石上、不會凋謝的花朵。（攝影：陳丹燕，1993年）

單的日本菜。等你點好了東西，她就把賬單送到裏面櫃台上，然後，大多數客人才發現櫃台裏還有一個男子，很矮小但相貌堂堂，中分的短髮讓髮蠟打得一絲不苟，廣東血統的大額頭上很白淨，而臉上沒一根鬍子。他戴着金絲邊的圓眼鏡，黑色的西服，黑色的領結。他將賬單送進後門去，裏面是窄而暗長的走道。那是殖民地時代的西式老公寓房子，那裏有寬大的廚房和廁所，牆上有小小的白色馬賽克，多少年過去，它們都發了黃。

咖啡館的下午很安靜，牆上掛着的東西都印在斑駁的光線裏：

一幅筆法老舊的畫，裏面幾個細眉紅唇的女子在玩麻將，燙着齊肩的長髮，穿着緞子的旗袍，臉上的笑容富足而時髦，還有些大圓臉



1931'S 深處的賬台，黃銅的舊式留聲機像孩子夢中的牽牛花一樣開放在一張黑色的密紋唱片上方，但店堂裏又細又尖利的 1930 年代上海流行曲卻不是從這裏轉出來的，它們只是為了散發某一種讓年輕人新奇的氣息而來的。（攝影：陳丹燕，1995 年）

帶來的喜氣洋洋的通俗，落款是吳光玉，聽說他是上海最早的廣告人，現在垂垂老矣。

一張拜耳大藥廠的阿司匹靈藥餅廣告。

一張舊結婚紙，那是中國畫軸的規模，上面有娟秀不已的小楷，從浙江來的人和從廣東來的人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結婚。

一張舊舊的結婚照，女子穿着改良旗袍默默地坐着，雙膝緊攏，男子戴着金邊的圓眼鏡，穿着黑色的西服在後面默默地立着，帶着那個時代的人的斯文與木訥。

透明的玻璃門外無聲地走過穿着阿迪達斯 97 型籃球鞋的青年和復古 1960 年代打扮、塗了銀色唇膏的女子，以及一輛被困在街頭的酒紅色的桑塔納 2000 車，可裏面卻是時光倒轉的六十年。

雙妹嚙生髮油的玻璃瓶，美國的老無線電，木訥的壁掛式老電話，那是上海的 1931 年留下來的碎片。那時，上海已經有了近百年的租界發展史，小河汊子變成了大馬路，搖櫓而來的寧波少年成了大亨，歐洲人在外灘掛出了一條橫幅：「世界上有誰不知道上海？」那時中國人的產業、商業、工業全面發展起來，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超過了外國人的百貨店，四處燈紅酒綠，欣欣向榮，大興土木，上海在那個年代成為世界級的都市。而還要等幾年，才會有日本人的炸彈炸斷上海的繁榮路，那以後，上海才會像癱瘓在床的病人那樣長滿一身沉重的死肉，只有看上去白胖紅潤。

1931 年的上海，是一個血色鮮活的少年，每天都在長大，每天都更接近夢想，讓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說，他的前途未可限量。如今在滄海桑田之後，再看到的一個從前裝生髮油的玻璃瓶子，瓶底沒倒乾淨的剩油成了一團污垢，下一代人，從六十年以後薄薄的午後陽光裏，想像着那玻璃瓶子裏曾經裝過的生髮水，它如何被輕輕倒在一張用了美國蔻丹的手裏，抹在電燙過、髮梢有些發焦了的黑髮上，它們雖然油膩，但可使得頭髮烏黑鋥亮，油光可鑒，那是六十年以前古典的審美情趣。

1931'S 咖啡館的午後，很鼓勵也很合適這樣的懷想，並引導着你的遺憾，遺憾你沒有早生六十年。

這時小姐用烏木托盤托來一隻綠色的大玻璃杯，裏面是老上海鹽汽水。

定睛看去，才發現原來她就是照片上的女子。繼而發現，櫃台裏的那個男子也就是相片上的那個男子。女子答話的時候露出了晦暗的牙齒，那是上海 1970 年代出生的孩子常常有的四環素牙，被化學污染了的牙。有時它是一種年輕的標誌。那斯文與木訥，舊式的裝束，和舊舊的黑白相片裏的沉鬱契闊，原來全是做出來的。再細看，那一對孩子的老照片，也可以說是天衣無縫，那種遼遠的茫然和體面，要不是實在從心裏眷戀那個年代，也做不到這樣。1995 年張藝謀和陳凱歌在上海拍攝兩部描寫舊上海故事的電影，也沒能洋溢這種東西。

這裏的老闆是一個舊貨商人，專收舊上海的舊貨，這裏的掌店就是這一對年輕的男女。這裏到了晚上要預先訂位，許多從公司裏下了班的年輕職員愛來這裏消磨晚上，許多青年人來過以後，紛紛寫文章介紹這裏，他們迷沉在時光倒流的恍惚裏。台灣的電視台，香港的電視台，新加坡的電視台，都來這裏拍過專題，他們看到了上海的鴛夢重溫。而真正經歷了十里洋場的上海老人，住在老公寓裏、從英國留學回來的牙醫生，下午 3 點在癱了一條腿的小圓桌上慢慢喝一杯奶茶、吃用茶泡軟了的沙利文小圓餅乾的老人，卻笑了一下說：「1970 年代的人，用甚麼來懷 1930 年代的舊呢？他們又知道甚麼？」八十歲了的永安公司郭家小姐，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在 1930 年代開着自己的美國汽車的上海名媛，在她桌布老化發硬了的小圓桌前，搖着一頭如雪的白髮，說：「那個時代早就結束了，不會再來了。」

對 1931 年的懷舊，是屬於年輕人的。他們用一小塊一小塊劫後餘生的碎片，努力構築起一個早已死去的年代。

櫃台裏的電話響了，那個頭髮中分、讓人想起清秀的汪精衛來的男子開口說話，聽上去，是甚麼人在預訂晚上的桌子。這時，我才發現他是一個扮了男裝的上海女子，聲音細弱。我大吃一驚地看着她，而她微微側過頭去，像是惱怒了。

裘德的酒館

如果是從東面去裘德的酒館，要經過襄陽路上的東正教堂。如果從西面去裘德的酒館，要經過一個用低矮的鐵柵欄圍起來的街心花園，鐵柵欄上漆了綠色的漆，要不然，就很像俄國墓地裏的柵欄。裘德的酒館，本身是一個從防空洞改裝的酒館，一路走下去，要過一個長長的、亮着白熾燈的窄走廊。聽說，有一個法國人，到了上海，娶了一個上海姑娘，用很便宜的租金，租了這個修好了從來沒有用過的防空洞，按照法國街角小酒館的方式，開了這麼一家小酒館，在天花板上掛着沒有剝掉殼的玉米和紅辣椒，賣熱乎乎的披薩餅。

到裘德的酒館，如今不容易找到那個法國人了，他們說，他靠這個小酒館賺錢賺得不認識家了。告訴我這個的，是個中國人，他喜歡所有新鮮的東西，是上海的男人裏面，第一批在腦袋後面紮一個小馬尾的人，又是上海第一代為外國大公司的上海辦事處做總代表的人，為了那個有高薪的工作，他剪掉了他的長髮，用白金的袖卡，扣住自己的白襯衣。他知道所有上海外國人愛去的地方，甚至還知道，在香格里拉工作的一個美國人，他說的一口上海下流話，是跟上海妓女學的。他的臉上帶着一種驚奇的微笑，對我說：

「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有一本書，《舊上海的故事》，說 1949 年



十九世紀末，在上海的玉蘭花盛開的時候，西人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的婚禮，只是我們現在無法知道那婚禮是為誰，那對新人為甚麼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們的愛情是不是因為人在異國的孤獨而被誇大了，也不能知道他們日後在上海過得是否幸福。右上角現在我們還能看到的玉蘭花顯然早已發黃凋謝，而他們的故事卻被新一代重複了。（攝影：佚名，十九世紀末）

以前的事情的？那上面說，上海那時候是西方冒險家的樂園，他們拿着一隻破皮箱踏上上海，來上海發財，成了百萬富翁。」

「對，」我說，「1949 年以後，中國人民把他們都趕走了。」

「他們現在又回來了。」他用手點着裘德的酒館的那塊地面說。

可是，他並不喜歡那些外國人，他說：「我們做的是一樣的工作，可是，我拿的是當地雇員的工資，他們拿的是海外雇員的工資，比我多三倍。他們比在他們國內本部工作的工資，要多一倍。這些來上海的外國人，發財了。」

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了裘德的酒館，走在空而長的走廊裏，就聽到有音樂從前面傳來，還有融化了的忌司那既臭又香的氣味。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暗暗的，可是並不曖昧的地方，又聞到了體味和香水混在一起的氣味。

有的桌子上的人，好像是在等人，所以我們一進去，就看看我們。

桌上點着一支細蠟，照亮桌上人的臉，放眼一望，中東人捲捲的像亂鋼絲一樣的大鬍子，非洲人發黑的大嘴，高麗人的細眼睛和眼睛裏殺身成仁的兇光，南美人不安分的綠眼睛，真的是甚麼人都有。比起來，那金髮藍眼睛的人，倒沒甚麼了不起。

有個人遠遠地向我打一個招呼，一看，是從前認識的一個學漢語的學生。我以為他回歐洲去了，他說不，他學完了漢語以後，到上海的一家外國電話公司找到了一個工作。然後，他發現上海是一個大銀行，可是不知道怎麼走進去，於是，他回到大學裏去學了一年經濟系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正式開始做生意。他在上海租了公寓，把歐洲的太太也接來了，買了一屋子的中國古董傢具，他們如今睡的，是一張從北京買來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大鴉片床。

說着，他等的人來了，來了一大群荷蘭人，頭上戴着尼龍的大鴨子嘴，那一天正好是歐洲足球賽，荷蘭和德國踢，在上海的荷蘭電話公司的荷蘭人，和「上海大眾」的德國人，約好了到這裏集合，去看電視。

裘德的酒館那麼響的音樂，1960年代的歐洲音樂，都被他們的聲音蓋下去了。

有一天，在裘德的酒館前面的小花園前，看到一對外國人在吵架，那女的把嘴閉成了一條線，鼻子尖得像剪刀，那男人則氣得眼睛眉毛全都白了。那時候，我突然發現，外國人，已經不再在上海的街上，因為太多人要看他們而小心儀表、臉上要像皇帝巡遊一樣地笑了。現在他們多得沒有人要看，他們也膽敢在街上吵架。

後來，和一個比利時人約見面，那個人在電話裏說，就到裘德的酒館吧。那時候，才知道原來那是在上海的外國人約會的地方，就像我們在歐洲的時候，有事情約人，就說，到廣場的魚噴泉前見一樣。

那天去得早了，酒館裏沒有甚麼人。對面的小房間裏，有一個人正在獨自玩飛鏢，他的頭髮整整齊齊的，穿了美式大花褲衩，那是白領在休息天的打扮。他手裏拿了一大把紅色的飛鏢，一個一個，無聲地向靶心飛過去。

我自己找了一個長桌坐下來，對面牆上有一塊黑板，上面寫着這個週末的惠價菜，那大而笨拙的英文字，是真正的外文字，中國人寫的可比它們秀氣多了。

慢慢地，看到我坐的桌子深處，有一個人已經坐着了，前面放了一個杯子和一瓶德國啤酒。他把桌上的蠟燭放得遠遠的，所以我看不清他。



那個年代，的確有一些外國人把上海當成賺了錢就走的過場，也的確有人把上海當成終老之地。靜安寺對面的萬國公墓，曾讓許多全世界漂洋過海而來的人安息在上海總是潮濕的泥土裏，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一次萬國公墓葬禮。又過了許多年，萬國公墓被遷至虹橋郊區，長長的墓穴變成短短的一小塊石碑，由於姓氏來源於不同語種，不少姓氏被拼錯在石碑上。（攝影：佚名，十九世紀末）

他說「嗨」。他是芬蘭人，到上海來做船生意。他們那裏冷，所以他長得有兩米高。

我說：「你想家嗎？」

他說想。可是他自己要出來工作，從前他在美國，後來又到了香港，又到了澳洲，現在又是中國。他說他願意在外面，他沒有自己的家，所以到哪裏，那裏就是家。每到聖誕的時候，回到家鄉去，看到自己的朋友在老地方，自己的老家也在老地方，他們都在等着他，那才是好感覺。

問他為甚麼到中國來，他說一是為了海外工資，一是為了要到一